

·岁月留痕

盼星星,盼月亮,终于等到了儿子要回来的消息。更让老刘两口高兴的是,儿子要带着从未谋面的准儿媳妇一块回来了。

老刘夫妇生了一儿一女,女儿嫁到了外地后,就剩下他们三口了。前年开年,儿子也随着打工潮南方务工去了。这不,三年来头一次回家,老两口自然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,虽说还没到儿子回来的日子,老两口每天都要在大门外眺望十几遍。

在家的父母牵挂着漂泊的儿子,在外的孩子也自然操心着留守的双亲。最让在外打工的刘子龙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年迈,无人照顾,这次回家,要好好补偿,毕竟一月后他又要重返南方了。

终于等到儿子回家了,儿子比以前更加帅气成熟了,这是父母预想到的。可是让刘子龙没想到的是,父母竟然比他离家时更加精神了,一点也没有六十岁老人的苍老。看到这一切,刘子龙放心了许多,却也打上了深深的问号。

“爸妈,我现在在外工作,也难得回趟家,女朋友也第一次回家,最近,我们全家照张全家福,也好留个纪念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。”儿子的提议得到了两位老人的一致同意。

一向急性子的刘子龙立马就喊女朋友过来,用他新买的华为手机自拍。老刘停顿了片刻,两手一摆,却挡住了儿子,连声说道:“不急不急。”

为什么,刘子龙一脸茫然。

心领神会的刘大妈拉着儿子和她的女朋友的手卖了个关子,我们都同意照全家福,只是你爸说不急,肯定有他的道理,就按他的意思办吧。

刘大妈清楚地知道,老伴肯定是想邀请驻村扶贫的王亮。在二老心中,王亮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俩的生活,王亮早已经成为他们的儿子了。今天要说照全家福,老人自然忘不了王亮。

午饭后,老两口急急忙忙赶到村委会,说明来意,王亮高兴地满口答应,只是说下星期二吧,这两天他比较忙。临走时还拉着老人的手说,儿子回来了你们一家人好好团聚,我也就放心你俩了。

照个全家福还要看日子吗,不就是在家里自拍一下吗?刘子龙对父母的决定一点也不理解,但孝顺的他没再坚持什么。

一晃约定的日子到了,这天早饭刚过,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后王亮如约而至。左手提着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,右手提着一个文件袋。“祝刘伯伯生日快乐。”一点也不生疏的祝福,看的出来,王亮和老两口已经非常亲密了。

“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老刘一拍脑壳,恍然大悟。一连串发自内心的谢谢让刘子龙愣是惊讶了半天。老刘想起来了,前年王亮驻村不久,在核对全村贫困户信息时,年满60周岁的他,在王亮的帮助下,按期领到了养老保险。去年的今日,王亮给村上争取资金去了省

城,还不忘抽空给他打电话祝福生日。在父母的介绍下,刘子龙和王亮熟识起来。在一家人的交谈中,刘子龙渐渐知道,在他不在的近三年中,王亮驻村扶贫后,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生活,从父母的言谈中,他能真切地感受到,有些事情,王亮甚至比他还想得周到。在老人的心中,王亮俨然他们的亲生儿子。

真心谢谢我不在的日子里你照顾爸妈。刘子龙拉着王亮的手发自内心的说道。

都是一家人,客气啥,看看,我还给你带来礼物。刘子龙从王亮随手递过来的文件袋中,看到的是一些县上关于扶持畜牧养殖产业发展的文件。

原来,在与两位老人的接触中,他依稀知道刘子龙是畜牧专业毕业的大学生,在南方的一家大型现代化养殖场担任技术总监。在王亮的介绍中,刘子龙了解到县上正在打造乳都大县,新建了三家现代化的乳品加工企业,县里对发展畜牧养殖业支持力度很大,而且前景非常好。

“有没有想过回来创业?”王亮的一句话让刘子龙陷入了深思。“有我帮你,专业出身的你,一定能行。”

王亮的再次鼓励让他有些动摇了。望着二老期待的眼神,想想县上优惠政策 的诱惑,刘子龙和女友经过一番商量,答应了王亮的建议。

“来来来,我们照张全家福。”在老

刘的提议下,刘子龙亲手拽着王亮站在他身旁,用他的手机自拍了一张“全家福”。

新的一年,年味还没散去,刘子龙就着手申报万只奶山羊场建设规划。在王亮的帮助下,不到两个月手续办妥。又是在王亮的牵线下,60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如期到账,工程建设如火如荼,还没竣工,20万元的补贴款也已拨付到位,与县上乳品企业的鲜奶供销协议也一并装入了刘子龙的口袋。在王亮的指引下,刘子龙与全村80户贫困户签订了入股协议,国家给每户发放的5000元产业扶持资金,在村股份合作社的带动下,一万只高品质的奶山羊顺利入栏。按照协议,刘子龙每年按照不低于入股资金的10%为股东分红,并承诺每家一名闲置劳动力进场打工。

不到年底,刘子龙的养殖场顺利开张了,内行出身的他,既有大学学到的理论知识,又有南方打工参与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,养殖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正轨,刘子龙乐呵呵的,全村人也都笑嘻嘻的。

“王哥,今年年底,我们再照张全家福,这次,我们刘家沟80户群众一起照张大大的全家福,你可一定要参加呦。”这次,是刘子龙主动邀请王亮。

“没问题。”王亮红红的笑脸映红了刘家沟的山间杳晃,掷地有声的回答与一声声可爱的奶山羊叫声融汇在一起飘向远方……

·五彩地絮语

“出言”与“出山”

游宇明

人生在世，往往要作出许多选择，有的选择只关乎个人前程，有的选择却关涉甚广。由此想起两个人来，一个是宋代的苏轼，一个是晚清的曾国藩。他们面对人生抉择时，分别选择了“出言”和“出山”。

如果不“出言”，苏轼很可能当上宰相。他才华横溢，诗文书画兼通。北宋嘉祐年间举行殿试，宋仁宗回宫后对皇后说，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，指的就是苏轼与其弟苏辙。

苏轼不仅聪明，还肯放下身段，专心做事，为官颇有政绩。倘若他只想光宗耀祖、获取个人利益，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有人趁机作法时，他可以装聋作哑；当日党卷土重来尽废新法时，他也可以不为新政的一些合理举措辩护。如此一来，他定能左右逢源、荣华富贵。但面对看不惯的事情，苏轼还是不管不顾地“出言”了。为此，他从前程远大的京官，被贬为杭州通判、密州知州。后来，由于“乌台诗案”，又先后被贬至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担任小官。对此，他却毫不在意。

倘若不“出山”，曾国藩的一生也许会过得简单而舒适。他27岁被赐同进士出身，起点比苏轼低，做官的运气却比苏轼好。十年七迁，他不到38岁便成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，

以后的升迁空间也可以想见。

清咸丰二年，曾国藩母亲病逝，他回湖南老家丁忧，按惯例，必须守孝三年。然而一年未满，朝廷就令其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团练。曾国藩是读书人，从来没参与过训练军队，平时也没读过多少兵书。何况，当时咸丰帝病急乱投医，一口气就任命了43名帮办团练大臣，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，他想拒绝，很容易找出理由。然而关键时刻，曾国藩选择了统兵作战。这并非出于什么“人生设计”，他只想着，自己一个农家子得“受恩深重”，如今朝廷有需要，理应放下个人得失。

评价一个人，最基本的维度就是担当。所谓担当，并非是对利益的精确算计，亦非最终抵达成功的彼岸，而是临事不惧、遇损不惜、得失无悔。当林觉民决定参加黄花岗起义时，他知道自己可能会牺牲，于是才写下《与妻书》，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；当蔡元培走进京师大学堂时，他一定也考虑过自己的治校之举可能会遭遇强硬抵抗，但仍选择了执掌前行……倘若没有担当，碰到事情怕这怕那，便只能平庸度日，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与己无缘。

苏轼的“出言”与曾国藩的“出山”，表面看千差万别，实际上，却拥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就是“舍己”。

·人生百味

五哥的笑

赵长春

五哥,行五。头光,亮得很。关于他的头光,有各种说法。说法多了,成为某种强化,大家都称呼他光头五哥。他一笑,哈哈一笑。大人,小孩,谁喊他,他都应答,伴着富有自己特色的笑,不恼。

他说,让人记住咱这普通老百姓不容易,喊吧!于是,他所开的超市也被赋予了“光头五哥”。他自己的姓名,超市的名字,都被“光头五哥”替代了,很火。

很火也是有原因的,他开有抖音,卖家乡的土特产:老城烩面、芝麻楂辣椒、红薯粉条、甜苞谷糝……一口乡音,服务实在。年前,到年尾,闲不住。准确地说,年三十傍晚儿还忙乎,正月初二一大早又开门,也就是歇个三两天。五哥的超市临大路,人来人往,物美价廉,受欢迎。还有,他欢迎顾客的标配是富有特色的笑,爽朗,真诚,一脸和气。

和气生财。五哥说。对于这一理念,他有一套说法:火克金。好发火,脾气不好的人,守不住财;即便一时赚再多的钱,也容易破财。要用微笑面对顾客,包括每天的柴米油盐,才能财源滚滚。

所以,五哥爱笑,发自内心的笑,哈哈哈,笑声亮堂,热烈。

所以,五哥一年贴两次对联,在他开了超市后。正月初六,各家商户开市。一挂大鞭后,五哥就在超市门口左右各贴一竖联:开市大吉,万事亨通。这是袁店老街上的生意行老规矩,春节前写好,正月初六上午贴出。与过年时贴上的“财源茂盛通四海,生意兴隆达三江”“和气生财”等相得益彰。

在袁店街,正月初六的开市对联,很有规矩。贴时,柜台上有助计大摇算盘,哗啦啦啦啦地响;另有伙计持老称一杆,秤砣敲击秤盘,叮叮当当……袁店河上下,记得这些的人不多了,如此坚持老例的也只有五哥——五哥让五嫂摇算盘,让在此打工的侄子敲击秤盘,

合着门口的爆竹声声,很有气势。

五哥说,老规矩一定有道理、有讲究。咱文化低,悟不透,但是咱凭良心做生意,一定不会吃亏。初四上午,走亲戚的人多。取货,算账,扫码,人声喧嚷。一辆车停在店前,没有熄火,下来年轻男女二人,要鸡蛋、饮料、方便面、火腿肠等各数箱,五哥点数,侄子搬货,后车门一关,车就走了……十几分钟后,五哥忽然觉得不对,印象中好像两个购货者都很匆忙,没有付账。疑惑间,侄子忽然喊叫一声,“姑父,不对吧?那串亲戚的小两口,没有给钱……”说着,就要发动车子,往离开的方向追。

五哥挠挠锃亮的光头,看着五嫂愠怒的目光,哈哈一笑:“算了?不像是故意的。先忙吧……”到午后,那辆车果然又来了。车熄火,人下来,男女都一脸的笑,走进店里,表达歉意:“不好意思啊,老板,上午急着走亲戚,我们俩都以为对方付过账了!”哈哈哈!五哥笑脸相迎,连说“没事儿”。说话间,人家又要了些土特产,一并扫码,五嫂的脸笑成了一朵花!五哥还与人家合影,加微信……

五哥也不是一直笑的。有天晚上,他又在认真地盘算一天的流水,没有注意女儿在一旁徘徊。终于,八岁的女儿走上前,问:“爸,你一天挣多少钱?”

看女儿问得很认真,五哥放下算盘,说:“嗯,一天两三百吧。咋了,闺女?”小嘴撇了撇,女儿掏出一个红包,递过来:“那我给你两百块钱,你能放假一天,带我们出去玩玩,玩玩不?”

一下子,五哥愣住了,一把抱住闺女,说:“好,好!只是,爸不收你的钱!”眼中有点羞涩。第二天,五哥没有在店里,他带着闺女、儿子,游罗汉山、下袁店河,还跑到河西的鹰卧山,留下了不少照片、视频。

五嫂没有去,她守店。不过,来买东西的人们说,没有了五哥的笑,缺点啥。五嫂说,等他回来。

·凡尘一瞥

扛棵老树去见你

董改正

王扬住城东,我在城西。一天日暮,王扬发我微信:能饮一杯无?我抬头看天,暮云飞卷,绮霞满天,并无丝毫雪意。王扬接着补来一条:元广也来,沈老师也来。我便答应了。

认识王扬已经几年了,他在城东开了一个工作室,干的是铜艺老本行。

王扬的工作室在二楼,里面摆满了各种青铜小件,皆素朴可喜。会客厅只有两条长凳一张长桌,凳子长约两米,桌子高约一米,宽约两米,长约四米,太过宽阔,并不适合聚餐。却也因为不适合,更显出相聚的随性和可贵来。

不一会儿手机铃声大作,原是元广来了。伸头下视,却见楼下尘土飞扬,元广正仰望窗口,大呼小叫着,肩上荷着一棵枯树。王扬说了一声“疯子”,忙下去接应元广,须臾间他们便将那树抬到了楼梯口,王扬取出斧头和锯子,运斤成风,锯木为柴,一时间删繁就简,枝桠尽去。奈何老树倔强,斧劈不动,锯齿难行,王扬搁下老树,径开炉口,捡拾枝桠塞入炉膛。燃炉熊熊后,搬来室内轻易不示人的椅子,将老树一头塞入炉膛火焰之中,另一头搭在椅上。炉膛略高而椅面稍有不及,便拿来一件青铜为垫。一时间,老树燃着,蓝色火苗跳跃其上,异香一室,温暖如春。元广大得意,绕炉三匝,恨不得此刻掌声如雷贯耳。

过了一会,沈老师也到了。沈老师敦厚如炉,见大树横卧,火炉温暖,笑而不语。小饮时,元广不免又炫耀起自己的壮举:一个人拖着一棵树,走在人来人往的黄昏街头,人人侧目,臆测万千,却定无一人猜中他的意图。虽然天已微寒,但他知道它将为朋友们带来异样的惊喜,带来草木的清香和朴素的温暖。他相信,在这个城市,一定未曾有人有过这样的壮举。

我忽然便觉得幸福起来,在浅浅的冬日,在不适合聚餐的长桌上,在一群草木般朴素的朋友间。

·往事随想

一只旧皮箱

李集彬

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一只箱子,或是木箱,或是藤箱,或是皮箱。这只箱子里装着一切穿戴——衣服、帽子、围脖、首饰等等。当然,还有钱。提上它,你就可以出门去。这只箱子,如同瓦楞上的瓦筒一般,透出一种时光漫漫过的沧桑。

在我童年记忆里,我们家有一只皮箱,那是祖母的皮箱。

那只皮箱十分简朴,筒朴到了极致,除了一把铜锁之外没有任何装饰。那只皮箱一直搁在祖母楠木眠床的床架上,安静,沉稳,充满神秘。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的产品。有很好的质感,只是没有装饰。如果说有装饰,就是那把铜锁。把锁做成装饰,我想,这一点前人是超过今人的——我们越来越讲究实用,比如一把锁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坚不可摧,其实一切都是徒劳的,哪有打不开的锁?前人把心思更多地花在美感上,这一点至少比我们豁达。

那只皮箱,是不是祖母的嫁妆?我想一定是。据说当年祖母娘家家境结实,一定买得起这样的皮箱。或者是祖父的。祖父虽然穷,祖上多少留下一点东西,那些东西里说不定就有一只皮箱。

这只皮箱似乎永远锁着,犹如一张抿紧的嘴,锁住属于祖母的秘密。自从祖父去世之后,祖母一直把锁锁着,我无从知道里面藏着些什么,仅仅是祖母的衣服?或者还有祖父的遗物?

或者还有父亲小时候的东西:穿过的衣服,玩过的玩具等等。

我不知道祖母独自一人时,会不会打开那只苍老的皮箱,一如打开她久锁的心,取出父亲儿时的衣服,放在手心轻轻抚摩,犹如抚摩父亲年少的脸?可能这里面还有姑姑的。或者还有伯父的——那个据说比我父亲还要英俊、二十多岁就消失了的我们家的男人。我想,那时候祖母一定满眼神伤。祖母和我讲起过伯父的事。那时候国民党部队抓壮丁,伯父夜里不敢回屋睡,睡在庄稼地里,可还是没有躲过去,被抓去当兵,不久染病去世。祖母去找,连尸体都没见到。后来祖母替我父亲抱养了我大哥。这些年不常谈海子了,他的诗集放在书橱的最上面,只是偶尔还会站到凳子上,将它取下来,随意翻开,读上几页,又将它放

回去。海子的有些诗,是不忍反复重读的。有时,我会想,海子 的生活也是琐碎而又简单的吗?我想,应该不是。我还是喜欢过琐碎简单的生活,心无挂碍,身心两宽。

鲍尔吉·原野有散文集,书名就是《心无挂碍》,这几个字很治愈,不知道他在用这几个字作书名时,想到了些什么,是不是草原上琐碎而又简单的生活,或许是蕴藏于这种生活中的某种美与诗意,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测,并不可靠,甚至也没有什么依据。我还是会迷恋琐碎而又简单的生活。

立春以后,时阴时雨,我在想着春天会在连绵的雨巾悄然而来,而我喜欢在琐碎的细节中发现它们。这段时间,我家的餐桌上,每天都少不了一盘炒小青菜。小小的青菜,素油清炒,清甜绵软,是吃不腻的。我想起年少时,也是这个时候,在雨中撑把伞去菜园里摘小青菜的情景,也想起有一段时



工匠

李会群 摄

·世间万象

酒局

柏红梅

其实,这顿饭老李应允许许久了,精确计算的话,应该是去年三月份的事儿了。今天,老李打算还了这个愿。

于是,提前三天老李就分别给原来的老同事张三、刘四、王二麻子、李娟、范大伟、赵刚、陈晓丽打了电话,大家都欣然应允。

到了那一日,老李提前来到先前预定好的本县有名的高档的饭店——君再来,精心安排了菜品酒水。可是到了饭时,却只有张三和刘四来了,其余人都不见踪影。老李忙着分别打电话再次邀请,王二麻子说:“来的路上凑巧碰到了多年不见的原来的几个老同事,非得招呼去聚聚,没办法,推辞不了。”李娟说:“刚从市里回来个同学,要同学会,没办法,推辞不了。”范大伟说:“家里来了亲属,没人陪,没办法,推辞不了。”赵刚说:“媳妇下乡了,孩子没人看,没办法,得看孩子。”陈晓丽就干脆关

·凡人心迹

诗人人邻在《卑微的生活》中说:“应该过琐碎卑微的生活,种地,劈柴,喂鸡,用落帚草扎制扫帚,修理农具,满身汗水,一碗粗茶,已是很好”“偶尔进城,去修补什么”;避居山里,“看日出日落,听鸟啼蝉鸣”“行踪不出十里”,所遇,“不过偶尔的货郎,铁匠,花衣”。

诗人要把这本无意义的生活,努力过得琐碎卑微。我也喜欢过琐碎而又简单的生活,并不觉得它是卑微的。

又想起海子的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,诗中写道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,劈柴,周游世界”“关心粮食和蔬菜”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,告诉他们我很幸福”。可能海子的想法更浪漫,更天马行空一些。三十年前,就非常喜欢读海子的诗,一直喜欢。这些年不常读海子了,他的诗集放在书橱的最上面,只是偶尔还会站到凳子上,将它取下来,随意翻开,读上几页,又将它放

回去。海子的有些诗,是不忍反复重读的。有时,我会想,海子 的生活也是琐碎而又简单的吗?我想,应该不是。我还是喜欢过琐碎简单的生活,心无挂碍,身心两宽。

鲍尔吉·原野有散文集,书名就是《心无挂碍》,这几个字很治愈,不知道他在用这几个字作书名时,想到了些什么,是不是草原上琐碎而又简单的生活,或许是蕴藏于这种生活中的某种美与诗意,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测,并不可靠,甚至也没有什么依据。我还是会迷恋琐碎而又简单的生活。

立春以后,时阴时雨,我在想着春天会在连绵的雨巾悄然而来,而我喜欢在琐碎的细节中发现它们。这段时间,我家的餐桌上,每天都少不了一盘炒小青菜。小小的青菜,素油清炒,清甜绵软,是吃不腻的。我想起年少时,也是这个时候,在雨中撑把伞去菜园里摘小青菜的情景,也想起有一段时

间,口味偏重,并不喜欢清素的小青菜的日子。琐碎而又简单的记忆串联起来,就是生活的一些意义所在吧。

中年以后,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,就是能回到曾经生活的乡村,过琐碎而又简单的生活。盖几间普通的平房,厨房、客厅、卧室、客房之外,辟一间光线明亮的书房,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搬过去,晨昏闲读,文字琐碎,日子简单。围一个竹篱小院,清晨或黄昏时,与人隔篱话桑麻;有客来,在树荫下支一个方桌,泡一壶清茶,两三人闲闲看景,淡淡聊天;若是留客过夜,可于月色里小酌,漫谈,如此散漫而又快乐。留一块园地,种几样时蔬,栽几棵果树,养几盆花草。粗茶素食简单养人,鲜果应时,花草怡目养心,于时光漫漫和节气更迭里,满足自己的碎碎念,仿佛时光入心,心有时光。还可以蓄一方小池,池边有块石修竹,横梅垂柳,池中养几尾锦鲤、数十尾鲫

鱼,锦鲤可赏,鲫鱼可应急待客,琐碎而现实,多好。

从上学开始,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。期间中断过一段时间,十几年来,又开始写日记了,又坚持了这么多年。有时忘记一件事情,便将之前的日记翻开来,找到那天的日记,在简单的文字里,一些事情又慢慢想起来了。翻旧日记时,也觉得有趣,发现以前的自己是这样的呀。读自己的日记,和读别人的日记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别人日记所记的人和事,与自己的生活相距甚远,读来有探幽探秘的好奇;自己的日记,所写的都是所经所思所想的人与事,再读时觉得熟悉,有时也会读出当时自己的一些不合时宜来,事过境迁,也就不会再想更多了。多读上一些自己的日记,才发现那些记录的琐碎和简单。

琐碎和简单,大概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吧。